

唐浩 著

百年家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唐浩 著

百年家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家国 / 唐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61-2880-0

I. ①百… II. ①唐…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461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9
插 页 2
字 数 67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从一幅油画说起	(1)
一 庚子年	(4)
二 碣石山下	(18)
三 燕郊往事	(27)
四 未名湖畔	(42)
五 寿戏	(54)
六 风满楼	(67)
七 事变	(84)
八 踏血行	(92)
九 扶伤行	(100)
十 风雨同舟	(115)
十一 云谲鄂西	(125)
十二 雾锁嘉陵	(138)
十三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	(160)
十四 栖凤楼小三条	(190)
十五 清爽街二号	(213)
十六 秋风吹遍了每一个村庄	(234)
十七 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	(256)
十八 归去来兮	(286)
十九 在广阔的天地里	(304)
二十 我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322)

二十一	公子还乡	(339)
二十二	一个流浪者的职业革命生涯	(353)
二十三	浸透秋雨的国旗	(373)
二十四	在狼群中间	(391)
二十五	深寒	(414)
二十六	迁安风物	(446)
二十七	在饥渴的洞穴里	(472)
二十八	回黄转绿	(495)
二十九	大地震	(513)
三十	回城的路	(539)
三十一	人到中年	(558)
三十二	昨天的故事有你也有我	(581)
三十三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602)

参考书目	(615)
------------	-------

后记	(617)
----------	-------

引 子

从一幅油画说起

那幅油画早就没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被埋在了自家的废墟里。其实之后要想用心挖的话，还是能挖出来的。那是一幅绘在画布上的油彩很厚的油画，即便在瓦砾泥土中埋上半年，估计也烂不了。只是当时没有心情，人都顾不上了，谁还有心情顾一幅画呢！

我这一生中，值得后悔的事情确实不少，而将那幅油画遗弃在地震的废墟里，当算是其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了。

那是一幅我太爷的肖像画，是迁安城东包关营的马荫轩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春节期间为我太爷画的。马先生是我父亲在昌黎汇文中学念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就读于上海美专，主修油画。那年寒假回乡省亲时，父亲约他为太爷画了这幅肖像，因为是年五月即太爷的八十寿辰。

那是一幅很大的肖像画，从画像上看去，太爷该是一位很有些威严的冀东乡绅。两只苍老的手搭在腹间那钴蓝色的棉袍上，一双细长的眼睛里，藏着忧郁和冷漠，看上去，会让人产生一股因捉摸不透而深感敬畏的联想。

据老一辈说，我的祖上是两百多年前从山东黄县逃荒到冀东迁安的。迁安北倚燕山与青龙交界，南逾滦河与滦县为邻，东与卢龙隔青龙河相望，西接唐山进而京津地区。这里殷商时属孤竹国，战国时归燕国所辖，西汉称令支，至金代始定迁安。从迁安县志中可以查到，我的故乡唐庄是清代中期才形成的自然村，而周围东南西北的邻村，均建村于唐代或明代。也就是说，唐庄是我的祖辈用“加塞儿”的方式，在众多早已形成的自然村落间，硬挤出来的一个村庄，并最终拥有一片三千六百多亩的土地。

现今唐庄的人口约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姓唐。我们这一支家谱的辈分排序为“天开宗子桂，亨久绍家风”。我太爷讳“开”字辈，爷爷属“宗”字辈，我父亲是“子”字辈，我则应是“桂”字辈。只因我出生在外，父亲又随了新潮，所以取名时没按宗谱走。以至于后来回乡时，老一辈的叔伯仍有人固执地叫我“唐桂浩”，而不肯叫我“唐浩”。

我太爷叫唐开欣，清咸丰二年，即一八五二年生。太爷身下有四个儿子，我祖父是长子，我父亲为长房长孙。没分家之前，这个大家族始终在一起过。早已成家的四个爷爷，凡事听候太爷的调遣，四个奶奶则每天轮流烧火做饭，一个大家族的男女老少，再加上长工短工得几十口子人，开饭的时候，老院跨院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太爷为人豪爽但略显张扬，因自幼受齐鲁民风的熏染，练得一身武功。只可惜当时用过的刀枪斧钺，早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被送进了土高炉，多卷武经也因老屋后院东厢房一九六二年的那场大火而付之一炬了。只有太爷当年练功时用过的几方石担，因砌做老井的沿口仍保留至今。

那是用花岗岩雕成的长约一尺有四，高宽约九寸的石担，两侧各有一处半月形的凹槽，每方石担重约百五十斤。据说太爷当初竟能双手扼起石担，于腰身之间上下左右翻转，足可见太爷壮年时的膂力绝非一般。

说老人家略显张扬是有根据的。年轻时，太爷一直习练武学，并考取了童生。俟至壮年之时，自恃技艺成熟，于光绪二十二年，欲考生员。据说乡试那天，马箭、步箭、弓、刀、石各科演习下来，深得考官赏识，原本已功名在即。不料太爷却突发奇想，双手抱拳上前一步曰：“大人，请准学生再献马上横刀一技，望大人赐教。”说罢，即让下人牵来一头大青骡子，手提一杆青龙偃月长刀，纵身上马直奔校场中央。

这意外的张扬，考官并没有反对，场上一片寂然，静候精彩。

那是一杆九十斤重的大刀，而太爷当年也已四十有余。只听太爷大喝一声，双腿夹紧大青骡子，仓啷啷将那大刀举过头顶。然渐次抡开之时，太爷忽觉腰间不妥，刚要收回长刀，那刀却凭惯性已抡向身后，太爷再想转身，那刀却不依不饶地将他带离鞍鞴，只听一声“不好”，太爷瞬间摔于马下，那杆铁铸的大刀重重砸在了太爷的后腰上，考场一片哗然。

这次功败垂成的武考，不仅让太爷失去了功名和面子，更让他从此落下了腰疾，并成为乡里乡亲街谈巷议的笑柄。然而，太爷立马横刀于校场中央的那一瞬间，却也赢得众多习武乡民的钦佩与赞许。

五年之后，大清废除了科举制度，又过了十年，大清换成了民国。太爷那双细长的眼睛里，从此多了些许忧郁与冷漠，一头乌黑的发辫被剪掉后，渐渐化作了银白，成了那幅油画中的模样。

一

庚子年

一九六六年八月，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和平里中央乐团家属宿舍的人们，经常被楼里下水道堵塞搞得手忙脚乱。

“又堵了……”邻居们相互之间找撬子，帮忙疏通厕所的排水系统。“不知道哪家又销赃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嘴上却谁也不言语。

此间，住在八号楼一单元二楼三号的三舅、舅妈和望一姐，在几乎没有时间将家里珍藏了几十年的影集里的照片予以甄别的情况下，便开始赶在红卫兵到来之前，销毁这些“封资修”的证据了。他们先是在厨房里用火烧，但浓烟骤起，险象环生。还是三舅心细：“撕吧，先把相片撕碎了，然后用抽水马桶冲下去。”

天刚放亮，住在楼上的小提琴家杨秉荪的夫人，就拎个撬子跑来敲门了：“望一呀，厕所的下水道是不是又堵了……”

那天晚上，在三舅家销毁的一千多幅照片中，有一张照片是最值得留下的。为此，母亲一直惋惜地说：“你姥姥就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六十六年前的老照片。因底版曝光有些过度，照片上的影像显得很淡，像蒙了一层致密的尘埃，一层光亮的薄雾。

照片上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妇女，紧蹙着双眉，站在一片纷乱的废墟里，一身灰色的长衫因污皱而显得狼藉。那妇人的目光里充满愁苦与绝望，与放在她身旁一口小棺材里的那张平静却毫无血色的女孩子的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从小就不敢正视这张照片，因为母亲告诉过我们，照片中的那位妇人，就是我姥姥。而棺材里那个像白蜡雕塑的小姑娘，就是我大姨。这张照片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给拍的。那是庚子年（一九〇〇）的夏天，姥姥全家在围困中的北京肃亲王府的院子里。

姥姥姓郭，京东香河县人。和旧中国大多数的妇女一样，姥姥根本就没有学名。嫁给姥爷后，人们本应叫她李郭氏，但姥爷却给姥姥起了个学名叫郭路德。在《圣经》旧约里，路德是一位非常贤德并能忍辱负重的女人。

我姥爷叫李文谔，字陶轩，祖籍北京。据老一辈人说，他们这一支李姓，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嫡嗣后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重新上映时，母亲曾提到过这件事，我也因此学会了那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让人尽情伤感的词章。当然，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了，但就我所熟悉的李氏血缘亲属当中，确实有众多在音律丹青方面颇具天赋的人，这可能真的要归功于当下大家所说的遗传基因了吧。

我太姥爷叫李永泰，字子安，曾是清廷銮驾库的一名武备。姥爷是他的长子。年轻时，姥爷就信奉基督教，并很快成为一名乡村布道人，活跃在京东通州香河一带。

自元代起，通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最重要的码头。每年从三月开河到十一月封河，在不到九个月的通航时日里，这里竟能接送三万多艘从江南逶迤北上的大帆船。华东南及运河沿岸的地方官吏，通过漕运将每年上缴朝廷的银两、粮秣、木材、茶叶、丝绸、盐铁等大批物资运往京城，通州口岸一时间樯橈如梭，商贾云集，十分繁华。

然而，进入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国力渐衰，加之江淮太平军及山东捻军的持续袭扰，内河漕运遭受空前打击。而洋人开办的近海航运公司，又使大批南方物资转运海上，一时间，通州一带数以万计靠运河维系生计的农民，就此断了粮草。而恰在此时，山东高密民众以“洋人筑路，断我龙脉”为由，用大炮轰击了修筑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将原本蛰伏于民间的满腔怒火直接引向各地教会与洋人，义和团练应运而生。消息传到通州，满街闲人即在城里筑起坛口，啸众起事仇教灭洋。俟至庚子年（一九〇〇）暮春时节，通州街头已到处张贴仙师降坛乩语曰：“大难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

几经波澜，通州一带的基督徒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最先提出往北京逃的，是一位姓张的寡妇街坊。两年前丈夫去世后，张寡妇与五个儿子相依为命，生活举步维艰。而大凡这样的弱者，不久便都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们需要神的慰藉与护佑，祈盼万劫之后能升入天堂。

姥姥当时只有大舅大姨一对儿女，大舅七岁，大姨六岁，两年前出生的二舅于产后七夭夭折，而当时姥姥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面对大街上日渐蔓延的骚乱，性情温和的姥爷如坐针毡。他原本准备带家人与张寡妇母子一起进城躲躲，但因为当时有很多市井流言，说朝廷已被义和团蛊惑，决心招安团练共御外侮。如此看来，即便逃往京城，也凶多吉少。

然而，五月初二天还未亮，姥姥就被一场噩梦惊醒。她梦见姥爷让义和团捆了，披头散发地正往法场上拖。而天刚亮，那张寡妇就惶惶然跑来：“嫂子，劝劝李牧师还是快进城躲躲吧，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李先生让义和团砍了，那人头就挂在行宫外的旗杆上……”

望着两个妇人惊骇的眼睛，姥爷最终还是决定走。

出逃的时间定在农历五月初四的晚上。为了应付盘查，姥姥和张寡妇还认真地包了些粽子，煮了些鸡蛋。

“碰上义和团，就说进城到二弟家过节去。”姥爷心神不定地说。

姥爷的二弟住在北京东城灯市西口，我一直管他叫老姥爷。老姥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糊棚匠，不仅如此，他还会扎走马灯和孔明灯，他扎的蜈蚣风筝能带着许多小鼓，梆梆作响地扶摇直上。老姥爷的日子一直过得殷实，当时他并不信教。

端午节的早晨，三辆雇来的独轮车，载着两家的男女老少，经过一宿的跋涉，从齐化门进了北京城。面对一下子拥进来的这十多口子基督徒，老姥爷一下子就傻了。

“大哥，您可是要我命来了！没看见城外头贴出的告示吗？谁家有洋油、洋火、洋胰子、洋布的都得交出来，抗旨不遵的一律问斩。这不，前几天从五个进城的学生身上搜出一支铅笔来，人家不由分说就把那五个孩子全给砍了。你们可都是信洋教的人，人家都管你们叫‘二毛子’，眼下朝廷就这么宠着义和团，人家进城扶清灭洋可是早晚的事。”

那时候义和团虽还没有大规模进城，但兵临城下的种种传言，早已让全城百姓坐卧不安了。老姥爷的一席话给刚迈进家门的这群惊弓之鸟，更平添了自投罗网的感觉。还是刚过门不久的老姥姥果断，当即提出：“上贝满去，那儿信教的人多，我就不信义和团敢把那一院子的人都给砍了。”



庚子年后重建的北京基督教卫理公会亚斯立堂

老姥姥说的“贝满”，指的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中，学校就坐落在离老姥爷家不远的公理会的院子里。

送走了这十来口子“二毛子”，老姥姥惊魂未定地埋怨了一句：“造孽呀，好好过日子得了，拖家带口的信什么洋教啊！”

数年之后，老姥姥与老姥爷一起，也皈依了基督教。包括他们的众多子女，日后都成了这洋教的忠实信徒。

挤进贝满中学的院子里，姥爷一眼便看见一个满头灰发的外国女人，正操着一口略带山西口音的京腔，向满院子的中国难民，宣布校方的重要决定：鉴于事态日益严重，校方已无力保证众难民的人身安全，为慎重起见，全体难民即刻转移到位于哈达门大街孝顺胡同的亚斯立堂去。话音未落，人群中传出了哭声，那个外国女人再三祷告上帝，祈求这些苦难的人们一路走好。

亚斯立堂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设在北京的中心教堂，教堂的院子不大，但四周高墙环绕，就此隔断了市井的喧嚣，已经习惯于隐忍的教民们挤满教堂的各个角落，在这里听不见抱怨与哭泣，人们喃喃地祈祷，像一声声低沉而缱绻的叹息。

自农历五月十五起，义和团大部队从哈达门进城了。那一天，守卫亚斯立堂的美国兵显得很紧张，他们一直坚守在教堂门前筑起的工事里，一时间，拥堵在周遭的义和团民咒语如魔杀声震天。

“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烧！杀！烧！杀！！”

“替天行道！保清灭洋！烧！杀！烧！杀！！”

教堂里鸦雀无声。大姨悄悄问姥姥：“谁在外头骂街呢？”

姥姥将大姨揽在怀里：“卖大力丸的，别怕。”

突然，无数残砖碎瓦像疾雨一样越过高墙砸在教堂的院子里，随之，教堂门前便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大姨惊骇地问姥姥：“外边怎么了？这么响。”

姥爷脸色苍白地说：“放炮竹呢，别怕。”

中午时分，枪声稀疏了。但在教堂钟楼上瞭望的人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东城北部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潜台词的激励下，成千上万头扎赤巾，腰束红兜肚的晚清农民，在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便将京城中洋人教堂十八座、洋人开设的医院八所、施药局十二所及洋人的一百三十四座住宅焚烧殆尽。这标志着由一群自诩上通众神

下应仙鬼，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的基层民众，主宰这座帝国京城的恐怖时代就此开始了。

几天后，义和团放火焚烧前门外的老德记西药房，因火势失控，大栅栏千余民宅陷于火海。“……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绣衣、钟表玩物、饭庄茶楼、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矣。”（摘自仲芳氏著《庚子记事》）

京城上空浓烟蔽日，到处弥漫着被火烧焦的气味，躲在教堂里的人们，越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真的要作一次生死断了。

农历五月二十二，总理衙门给驻京的各国公使团下了最后通牒，限令所有在京的洋人，二十四小时之内全部撤出北京，由中国军队护送至天津乘船回国。消息传来，在亚斯立堂里避难的中国教民，如晴天霹雳，个个目瞪口呆。姥爷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我们呢？”一个美国传教士抱歉地对他说：“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实在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快想办法好自为之吧。”教民们顿时炸了锅。姥爷望着几个放声大哭的孩子，仰天长叹：“小的们要跟我一起受难了……”

不料，第二天事态却出现了转机。早上，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商讨撤退事宜时，在东单牌楼附近，被虎神营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血淋淋的尸首抬进亚斯立堂后，引起院子里的洋人一片哗然。随之公使团认为中国政府不能保障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拒绝撤退。同时决定，凡愿意到外国使馆区避难的中国教徒，务必于午后三点在礼拜堂门口集合一齐前往。人们喜出望外，姥爷苦笑着对姥姥和张寡妇说：“看见了吧，主耶稣永远和我们同在……”

午后三点，一支奇特的队伍从亚斯立堂出发了。十几个外国人，抬着用白布包裹着的克林德尸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群外国妇女和孩子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二十几个手持来复枪的美国水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路口。在他们身后，上千名蓬头垢面的中国老弱男女，出现在北京盛夏耀眼的阳光里。姥姥一手牵着大舅，一手牵着张寡妇的三儿子。张寡妇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走在她大儿子的身边。姥爷背着大姨，拉着张寡妇的另一个儿子，紧随其后。队伍从后沟胡同拐上崇文门大街的时候，人们看见不远的城墙上，站满了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的九门提督崇礼的八旗兵。烈日下，旌旗漫卷，枪刺如林，一片杀气。姥爷心里一直在纳闷，自己做了半辈子大清

的顺民，怎么一日之间竟和朝廷兵戎相见了。望着眼前这浓烟滚滚的城市街道，望着街口上拥堵着的那些或麻木，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京城看客，善良宽厚的姥爷，忽然泪眼模糊了。“这还是在中国吗？这还是在大清帝国的都城吗？”四周只有一片噪耳的蝉鸣……

队伍进了交民巷东口，人们紧张的心情似乎松缓了许多，前来接应的法国、德国和日本使馆的武装人员，迅速与一路护送的美国水兵一起，封堵了这条国际小巷的路口。紧接着就有人宣布，外籍教会神职人员及其家属，去英国公使馆避难，其余所有的中国教民均去肃亲王府。

肃亲王府与当时的英国公使馆隔一条御河相望，说是御河，其实就是皇城外的—条较宽的排水沟。这套排水系统，于民国时期埋入地下，其上部分便是今天北京的正义路。

肃亲王府是京城里佐命殊勋的八大铁帽子王府之一，庚子年住在这里的是第十代肃亲王亲洋派善耆。这是一座很大的王公府邸，其间房屋院落影壁夹道之多令人惊诧。王府四周筑有高一丈有余的围墙，值此非常时期，肃亲王善耆及其眷属早已搬出这一是非之地，只剩一些家奴留守在王府西南一处绿阴覆盖的园林里。

当亚斯立堂难民来到这里时，王府里早已人满为患了。姥爷和所有青壮年教民被纠集到靠近王府大门的一处空地，在几个日本兵的指挥下，他们立刻被分成许多小队，编入负责自卫的战斗序列里。

在一间堆满农具及园林工具的厢房里，大汗淋漓的姥姥和张寡妇收拾出一片青砖地面，劳作之间，张寡妇才惊讶地知道，姥姥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第一发炮弹就落在肃亲王府的花园里，炮弹是从长安街方向打来的，爆炸时声音很大，屋顶房笆上的土震落在糊棚上，发出很大的声响。“开始了……”张寡妇惊骇地睁大眼睛望着姥姥，姥姥紧抱着大姨，喃喃地应了一句：“开始了。”

这是一次由甘肃提督董福祥所率的甘军，以及京城神机营、虎神营与进京义和团各路兵马的一次全力以赴的出击。一时间，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及肃亲王府内，弹丸如雨，气浪遮天，山摇地动，火光四起。姥爷从一面断墙处向外望去，但见王府外的民房顶上，成千上万身穿红兜肚，头缠赤巾的义和团民，正手舞刀枪剑戟，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和呐喊着：“烧!! 杀!! 烧!! 杀!!”

姥爷仿佛看到了正在开启的地狱之门，他扛着沙袋，冒着枪林弹雨，毅然扑向断墙……

直到天亮时分，从防御工事里撤下来的姥爷，才在硝烟未散的王府大院里找到了惊魂未定的姥姥和孩子们。

“伤着了吗？”姥姥睁大眼睛问。

“没有。”姥爷喘着粗气：“没伤着你们吧？”

“没有。”姥姥凄凉地指了指外头：“前院一间厢房被炸塌了，死了好几个贝满的学生。”

三天之后，使馆区北侧的意大利及比利时使馆被清兵及义和团焚毁并攻占。与此同时，皇家翰林院及其所藏大批价值连城的善本典籍也被团民付之一炬。为确保尚未被焚的两座藏书楼不被团民火攻，进而殃及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守卫使馆区的外国军人，命中国教民将残余的典籍，统统投入园内的荷花池中。

月亮升起的时候，翰林院的荷花池几乎被填满了，零落的残荷莲子与纷乱的古籍善本合葬一池，然藕香与书香却经日不散。

因肃王府里有大片草地，所以外国使团决定将使馆区近二百匹骡马集中放养在这里，以备充饥。身体有些肥胖的姥爷，遂被派往饲养。姥爷挺知足，因为姥爷见不得血腥。

饥馑很快就像可怕的瘟疫一样，笼罩在肃亲王府的难民之中，尤其那些可怜的孩子。大姨每天像一只小猫，偎在姥姥的怀里，六岁的孩子整日无声无息，姥姥见此状心如刀绞，她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妞子怕是要挺不住了。”她和姥爷哀求了几次，想让他给孩子弄点马肉来，可姥爷却无能为力。

每隔三五天，姥爷就要趁中午最热的时候，将十几匹骡马，顺着御河里现挖的一条壕沟，赶到英国公使馆去。时间长了，大家摸到了规律，清军和义和团大师兄们，一到中午就自找阴凉睡觉去了，所以光天化日之下，反倒能清静一个时辰。

大约有一千多外国人，在英国使馆里避难，这里的条件要远远好于肃亲王府。送去的骡马每天要屠宰两匹，以供这些茹毛饮血的洋人食用。使馆里也有不少中国教民，他们抑或当武卫，抑或做苦力，全都汗流浹背，疲劳不堪。

一天，送毕骡马，姥爷见一双白人男女，人手一支来复枪，出现在使馆北围墙的防御工事里。那男人头戴一顶软木遮阳帽，身穿一套黄咔叽布短猎装，那女人一袭白色亚麻长衫裤，金发齐耳，目光里闪动着异样的激